

# 雨燕

□ 亮子

雨燕喜欢不停地空中快速盘旋、飞翔。它短短的尾羽像一柄精巧的飞梭，在气流中校准方向，这是它翱翔在天空中的珍宝。当然最令我羡慕的不是它的这些外表给予我的欢喜，而是它在暴风雨中完成蜕变——那与命运搏击的孤勇，至今仍在我内心震颤……

雨一直在落。草地上绿油油的，一走近我仿佛就理解了茂盛和葳蕤的景象。在这样一个夏日静谧的午后，撑着雨伞看着青草们在雨水中自由地生长。我喜欢听白杨树林中发出的风声；比如，静静地凝望着落日；再比如，雨天的时候特别喜欢听雨水的声音，边走边听，直到雨幕把我与远处的河面与芦苇一起遮蔽起来。

这时候雨燕就该出场了。其实它在我的身边生活已经很长时间了。

静静地站立在河堤上，一群雨燕尽收眼底。它们飞得速度惊人，在斜风细雨中盘桓、飞跃，偶尔发出嘶鸣声能辨认伙伴并发出一些信息。说它是雨水中的歌唱者或者使者，都是小瞧了它们的本事；它是有着多般变化的飞行高手，这还不够；它们一会儿贴着草地飞行，一会儿又冲向天空，把头抬得老高，仿佛这

是它们游乐嬉戏的小儿科。

在这雨后天初霁的天气里。我只想关注那些细小和温柔的事物。比如雨燕——它们总是不停地飞，翅膀划开湿润的空气。我在想，它们的巢穴建立在哪里？它们以什么为食？又是怎样迁徙的。

花园里的小叶榕生长着密密麻麻的叶子，夏风徐徐经过时，叶子上有轻微的波纹在闪动，有点像平静的缎纹，丝绸一样有些褶皱但又给人光滑和细腻的清凉；有高大的雪松，它的枝条几乎要垂到地面，盛大而威武，它能遮挡住夏日的烈日，也能经得起冬天的大雪；那些水杉，是那样的笔直，恍若一把把利剑直插云霄，头顶的云都有被刺穿的危险，仿佛随时会落下雨滴来。

我仔仔细细地围绕着家乡村的青泥河转圈，我是下定了决心要陪伴我身边的这些植物和动物们的，我的目光跟随雨燕在河面上上下下翻飞。

如果把水面一击和浮光掠影集合起来，再把蜻蜓点水和转身回望当作一场演出，那么，雨点和铅墨色的天空就是由雨燕主演的这场演出的背景了。倘若再加上池塘里的荷花和荷叶的点缀，雨燕就是这天然舞台的勇者，仿佛天地间没有什么能束缚它的翱翔。

雨燕是迁徙类的鸟类，身形娇小，自由活泼。它们在雨天里的活动和晴日里大不相同，有了雨水的洗礼仿佛它们才拥有更加卓越的飞行技术。它们给了我挑战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它们不再只是单一的、翻飞的燕子，它们是我的伙伴，让我产生亲切的感觉。

整个下午的河面上，雨水保持一种通畅和柔情，从河堤柳树那些柔软的枝条上滴下来，从一排排的桂花树上滴下来，从大理石栏杆的肌肤上落下来，从公园里的凉亭上落下来，从人字形的帆船雨棚上落下来……雨燕在河堤边的草坪上开始狂舞，身影掠过草地，几乎就是擦着小草的头飞过去的——是在找食吃还是仅仅在展示飞翔的技巧？一只接着一只，一个紧跟另一个，成群结队，争先恐后，但又不失从容和淡定，上下翻飞，自由穿梭。

我总觉得这群雨燕的飞舞，就是轻轻奏响的钢琴曲，它们黑色的身影下和鱼肚白的腹部真是像极了钢琴的黑白键。更重要的是眼前浮现出的场景，波浪一样的雨燕们把雨水和河面隔开了，而它们就宛如被风扬起的绸缎，起伏流转，仿佛就没有停歇的意思。只有那坠落的雨滴才能懂雨燕的秘密——它们穿越雨幕的身姿带着闪电般的光亮——那是对所有困境最优雅突围。这是雨燕的使命，也是它们独有的绝技，是雨燕教会了我将逆境谱写成诗……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多么好的诗句啊！我常常念及诗句中的情景，在落花的时节一个人独立雨中，想起往事和过往，眼前的雨燕一遍遍斜织着曾经的年华和时光，是真实也是梦境。

我也写一句诗给你吧，雨燕。你是歌唱着的百灵鸟，来雨水密集的时刻你还会准时还回吧，来吧，我仍站在你尾羽掠过的风中，做你沉默的击掌者。

# 漫山遍野的花开了

(外四首)

□ 董翊

## 漫山遍野的花开了

漫山遍野的花陆续开了  
一朵追着一朵  
一树赶着一树  
一片接着一片……  
十万里江山  
十万匹锦绣  
最美的我  
深入最艳丽的春天  
我和花朵  
都用太阳一样的脸庞迎接太阳  
用丝弦一样的春风歌唱春天

或抱着自己的影子高歌  
或扎进自己的影子  
白鹭在河面上飞  
影子领着涟漪游  
红柳拨弄，春风伴奏  
想起了西汉水一样的炊烟  
想起了下游的茅屋  
想起了老家鱼子坝的  
开满着灯花的柳乐湾  
想起了  
遥远的呼唤……

## 春风

春风点燃什么  
什么就是花朵，灯盏

## 春日寄语

花蕾原本就在这里  
我一来  
就开了  
敞开心扉，痛饮清风  
大醉一场  
笑对阳光  
和着蜂蝶摇头晃脑地唱  
我到哪里  
春色就到哪里  
有时候  
我是春色上的浪花  
有时候  
是蜂蝶找见的一个词

春风叩响什么  
什么就是心扉，鼓点

春风托动什么  
什么就是年华，丝弦

春风送来什么  
什么就是甘露和暖

## 地平线，适应了眺望

看灯花如约开了  
悄悄的，轻轻的  
春天落在地上  
他还没有归来  
无限春色是浩瀚的骚动  
燕子是鲛在天空喉咙里的词  
风，习惯了寻找  
地平线，适应了眺望

## 在水一方

一个人坐在水边  
想象着，雪花在天空退去  
冰，已经灰飞烟灭  
浪花一朵朵  
一朵朵绽放，悄悄的  
鸭子一摇一甩地爬上沙滩

# 竹实

第2035期

云岭松居

【国画】

作者 安凌波



# 童年与爆米花情结

□ 牛冬青

又是一年二月二，街上卖爆米花的比比皆是，品种也在花样翻新，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爆米花，我立刻像见到久别的老朋友一样欣喜、激动又亲切，不由得脚也迈不动了，怔怔地望着那一桶桶散发着香气的爆米花，看着它诱人的色泽，漂亮的包装，竟有一种想把它们拥入怀抱的冲动。不是故作、不是矫情，而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与亲近感。我对爆米花的这种偏爱来自于童年。

小时候的日子总是过得很慢。正月过了，就盼二月。盼着盼着，二月初一到了。这天近黄昏时，村里的孩子们都会端上大人从灶膛里掏出来的草木灰，绕着房子撒上一圈，叫弯（wān）二月二。不仅如此，还要在院子里站住，手抓一把灰在原地撒一个灰圈，将自己圈住，再闭上眼睛虔诚地从圈里跳出来，据说这样可以把所有的邪祟灾祸都挡在外面。哪个孩子不想平安呀，于是大家一个比一个卖力，一个比一个虔诚。等绕房一圈再给自己画一个平安圈后，大家觉得还不过瘾，就去偌大的碾麦场上画圈继续祈福。直到用完灶膛炕洞里所有的灰，孩子们除了黑眼珠和白牙齿，整张脸都成了大花猫。这时候大人们扯着嗓子叫了，大家才无奈地从打麦场上散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第二天就是二月二了。这天一大早，孩子们就早早准备好玉米、黄豆等粮食，带上木柴，再从枕头下面拿出数了好多次也没舍得花的压岁钱，背上背篓结伴去打麦场爆米花。听老人说二月二这天炒了爆米花，一年到头家里粮食都不会蛀虫。大家一路小跑到了那里，已经有更早到的围在爆米花师傅的旁边，手里翻着连环画排队的、手忙脚乱帮忙给炉子添柴火的、鼓着腮帮子摇头晃脑敲鼓风机的，红红的火苗舔着乌黑滚圆的爆米花机，烤得爆米花师傅的脸颊又红又黑，孩子们的脸个个跟红苹果一样。还有一些跟着哥哥姐姐去的“跟屁虫”在瞎转悠。只听师傅吼一声：“时候到了！”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时候年龄大一点的，

胆子也大的男孩子就帮忙用脚踩住背篓，那师傅迅速提起爆米花机子，把它的机口塞进背篓，躬下身用手使劲掰一下爆米花机盖，只听“砰”的一声巨响，爆米花从机器里欢快地跳出来，随着滚滚的热气跑进背篓里去了。排长队的孩子们这时就散开了，胆子大又手脚麻利的，挤进去在热气的掩护下抢一大把爆米花，满足地笑着；胆小的女孩子，在远处拉着吓得哇哇大哭的弟弟妹妹的手，一边哄他们，一边眼巴巴地看着吃爆米花的孩子。

就这样一家一家地挨着，直到傍晚时，爆米花的师傅要回自己村里去了，孩子们也吵够了、闹够了，才背上爆米花带上弟弟妹妹回家去吃饭。一边走，还要不时地比一比谁家炒的多，要是谁家有用大米炒的，再少加点糖精的，那个味道啊，美的简直就是吃人参果了。但往往只有个别家庭条件好的孩子才能有这个口福。

记得有一年二月二我感冒发烧，一整天躺在炕上不吃不喝，直到母亲背着我去镇子上的卫生院打退烧针，返回时母亲给我买了一包像花生样嫩嫩的金黄色的非常诱人的爆米花，这可是我从未见过的爆米花呀。听卖主说是从外地弄来的，可香甜了。生病的我趴在母亲的背上，高兴地抱着全村孩子都未曾吃过的外地的爆米花，迷迷糊糊地回家了。母亲额前的头发都被汗浸湿了，紧贴着额头。祖母给我冲了半搪瓷缸糖水，我边喝糖水边吃爆米花，一粒粒吃进嘴里脆脆的，又感觉入口就化了，那香甜味让我精神了许多，也让我幸福地想着要多发几次烧。

时隔多年的今天，我想将奶油味、巧克力味、草莓味、苹果味的爆米花都各买一桶回家时，孩子不解地问：“妈，你要摆爆米花宴吗？”我笑了。是呀，如今的孩子怎么会有我这般经历体验呢？他们是品不出这爆米花于我而言的香味的，也无法体会我小时候过二月二的那般乐趣，而这些，都专属于我的童年，我的爆米花情结。

# 晨光里的油菜花

□ 刘鹏

晨雾未散时，我踩着露水向碧口古镇走去，天地忽然间变换了颜色，金黄逐渐映入眼帘。

碧口的油菜花开得格外早，从农历腊月底便悄然绽放，直到来年二月末才渐渐凋零。

放眼望去，花瓣叠着花瓣，绿叶簇着绿叶，层层叠叠又密密匝匝，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当清晨的阳光斜斜切入花海，霎时间仿佛晨光洒落时被击碎了一般，洒出星星点点的黄，泛着针尖似的明晃晃的光亮。一朵朵、一排排、一块块，鳞次栉比的油菜花千朵万朵，你挨着我，我挤着你，在露水里悄然苏醒，层层叠叠裹着琥珀般的晨光一同向古老的河谷梯田蔓延。风过处，花浪翻涌间好似金色的海洋，每片叶尖都挑着钻石般晶莹剔透的露珠，颤巍巍折射出七色光晕。

晨光的指尖，宛如碧口茶山上采摘春茶的姑娘，正在为金色的花田轻描淡抹，那些含露的蕊心羞怯地仰起了脸庞，于是，花开得愈发艳丽了。花枝如同提着裙摆起舞的精灵，摇曳间甩出细碎的香气，慢慢晕染到每一位农人的心间；花萼托着沉甸甸的晨露，早早的蜜蜂接受邀请，扑棱着翅膀酝酿香甜的玉液琼浆；花影在阡陌间流淌成蜿蜒的晨光熹微，连田埂都披上了流苏状的碎金披风，走上去，静谧与热烈碰撞，生怕脚步快一点都会惊扰到那甜蜜的芬芳。

当晨光和露水浸润的芬芳漫过田垄，微风裹挟着泥土的清香，露水蒸腾的雾气慢慢散开，无边无际的花海像极了春姑娘把万千支金箔小号同时吹响。远处农舍的炊烟与蒸腾的雾气交相辉映，恍惚间分不清是人间烟火误入仙境，还是这鎏金花海本就要漫到天上去。起风了，嫩黄浪头推着鹅黄浪尾，哗啦啦就涌向了山脚下，美不胜收。

我蹲身细看一簇低垂的花序。五片薄瓣拢着青玉色子房，蕊心还躺着未醒的露珠，油菜花，这一最寻常的十字花科植物，竟悄然蕴藏着造物主精巧的几何学。每一粒花粉都在传递果实的新生，每一株茎秆都在支撑着农人一年的希望。

露珠渐渐消散，我在一条小径上惊觉花丛深处藏着的褪色的油菜荚。那些干瘪的荚果在风里发出细微的声响，像摇着无数柄褪色的铃铛。原来最盛大的绚烂早已蕴含在收获，沉甸甸的籽实把茎秆压成谦卑的弧线，而新生的绿菜顶端，犹顶着不肯凋零的最后一瓣金黄。

我站在山道上回望，油菜花海依旧绚烂，绚烂的深处，褪去浮光的金黄沉淀成更深邃的色泽，仿佛大地把积攒一个冬季的阳光都酿成了浓稠的醇香。那青砖黛瓦下飘起的炊烟正与厨房的柴火一起等候油菜荚变成菜籽油的那一刻。

这一刻，晨光与油菜花交织成最真实的画面，油菜花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景，更是希望、是收获。

# 陇上三记

□ 贾翔

## 凉粉

在宽川镇  
最妥帖的慰藉  
不过一碗凉粉的滋味  
是几代人手心相传的温软情意  
浸透的荞麦榛子  
反复揉搓，细细碾磨  
终成细腻的粉浆  
兑一瓢清冽山泉  
滤去粗粝，留取柔绵  
倾入大锅，文火慢搅  
一勺勺盛入陶盆  
等时光凝作莹润如玉

一刻相依  
尝一尝天地的戏谑  
忽然念起圆通寺的晚钟  
僧众课诵的梵音  
漫过老旧木窗  
风把它揉碎，又轻轻铺展  
整座村庄，便浸在柔软的祥和里

## 流浪的尘埃

风起时  
我们便有了奔赴的方向  
落在树梢，轻吻花瓣  
掠过庄稼的肌理，屋舍的檐角  
沉进河流的脉搏  
看遍斑斓人间，揽尽万千烟火  
我们鲜活如初，世间亦满是好奇

## 吹风

风，吹得太久  
像只身翻越万重险峰  
单薄的衣衫  
在风里扯成细碎的影  
想倚着檐角歇脚  
同瓦缝里钻出来的草

后来栖在土垒之上  
遇见同归的尘埃  
才算寻回了根脉  
再后来，长风再起  
我们再度启程  
早已分不清  
此刻的是最初的自己  
还是托生而来的子孙